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刪翼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嚴炳

周禮註疏刪翼卷八

明 王志長 撰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註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貴謂爲卿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

廢疾謂癃病也施當為弛

䟽九比後鄭不從先鄭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即是六鄉之内但鄉與公邑並為溝洫無井田之法故不從也征謂税之役謂繇役鄭解諸文貴賤相對皆以貴為卿大夫賤為士獨此賤為占會販賣者以此經論九賦之事按大宰九賦有幣餘之賦幣餘謂占賣國之斥幣此經貴與老幼廢疾皆弛舍無賦唯此賦當彼幣餘之賦故為販賣者解之祭祀謂鄉中州祭

社黨祭禜族祭步飲食謂若行鄉飲酒及族食喪紀
謂若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之等禁令祭祀已下皆有
禁令使不失禮○某氏曰經云征役之施舍皆謂免
者賤若胥役以其服公事亦在所免也

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
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
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註登成也成猶定也衆寡
民之多少物家中之財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大

比謂使天下吏簡閲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

莊渠魏氏曰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皆大司徒所建然大司徒所掌詳於土地之圖事大而簡小司徒所掌詳於人民之數事細而緐○明齋王氏曰比要者其詳藏於侯國其總數則登於天府小司徒受之王國歲時入其數侯國則三年而入其要内外詳畧之不同

也○或曰駕牛馬曰車人挽行曰輦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註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為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鄉之田制與遂同

疏此經之内不見田制遂人職不載出軍之法互見

爲義○明齋王氏曰舊謂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二十五家爲閭故二十五人爲兩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此說是矣而非覈實之言也夫苟定於比即爲伍則征行而用衆何以居守豈百里之内曠然無人耶且凡貴賤老幼廢疾皆舍則伍不有缺耶愚嘗詳攷六鄉居民之數一比長所統合有五十家然則所謂一伍之人亦於五十家内而取之十家而取一人也故比閭族黨州鄉者教訓其

居民之法有家則在所教者也伍兩卒旅師軍者部署其勇力之法凡有材藝者又自會而用之也庠序師田各自為制征行有時而居守不可缺不外乎比閭而不泥於比閭實並行而不悖故以比閭中之民而簡閱之為伍兩則可謂比閭之民與其長即伍兩之兵與將豈其然乎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

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羡惟田與追胥竭作註一家男女七人巳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已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可任謂丁彊任力役之事者鄭司農云羡饒也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行

疏此謂六鄉之内上劑致甿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羡卒若六遂之内以下劑致甿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羡卒其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貴與馬氏曰按周

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説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説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説則一夫定以百畝為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俊卿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蓋古人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

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唯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疆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損不過二萬耳○葉氏時曰按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制軍六等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家起一人

爲軍則六鄉爲六軍矣六遂亦七萬五千家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衆僅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不特此爾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但八人耳故遂人曰以下劑致甿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唯以下劑爲率其寛民力可知也○浚儀王氏困學紀聞曰

古者國有閒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羡卒不盡其財力也至秦而自實田至漢而覈墾田至隋而閲丁口至唐而括逃户隱田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陳氏禮書曰田與追胥竭作以獵取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也○潛溪鄧氏曰羡優饒之也徒役自我作故毋用羡不虞之變地守之徵致羡卒可也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

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註命所以誓告之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

疏惟田與追胥竭作則餘子非羨卒可知經云大故當宿衛王宮按書傳云餘子皆入學故云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是破司農之言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凡稅斂之事註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
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
之字因取名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
牧隰臯者也玄謂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
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
一是之謂井牧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
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

屬相連比以出田税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税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

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草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草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草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按左氏傳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

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按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浚儀王氏曰異義所云通山

林藪澤九等言之鄭注小司徒據衍沃平地言之所以不同○一井之内中為公田八夫家治百畝尚無九夫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則取數更少鄭據九百畝而言故云九夫耳○成間有洫井間有溝旁加一里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朱子語類云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所憑據處今且大槩依他如此說○道鑑外紀黄帝畫野分州以分星次經地設井

以塞爭端立步制丘以防不足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其利有十地氣不洩無費一家同風俗齊巧拙通貨財存亡相守出入相司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救是也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設司馬之官立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

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
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
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
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
萬井除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
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

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

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春秋正義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鄭註小司徒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謂公卿大夫畿内采地之制杜註云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多是司馬法而以周禮冠之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

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竟內之兵此一軍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大數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先偏後伍卒偏之兩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通典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故建司馬

法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

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〇劉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絶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閒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爲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似指以爲井田之比失之遠矣〇林勲曰周制步百爲畮百畮僅得唐之四十餘畮耳唐之口分人八十畮幾倍於古葢貞觀之盛戶

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葢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敝法也○易氏曰遂人總九千二百一十六夫之成數故曰萬夫詩人總三十二里之成數故曰終三十里然未必盡如界畫棊局一一為開方之法葢有井牧焉井則上地

中地下地之殊收則不易一易再易之辨計以中數大率以三夫受六夫之地○朱子語類云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庭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爾○王氏曰野外之田不無美惡肥磽之差豈必盡如指掌之平棊盤之畫哉唯有井有收比析而行乃是

井田淓法○王氏曰此法與遂人百夫洫千夫澮萬夫川相表裏然亦指成周極盛時地闢民聚之處計之若下田再易有一夫畊二夫之地者井止四家四井為邑邑止十六家論語所謂十室之邑是也有不能截而齊之者矣○仲輿郝氏曰牧謂隰臯水草之地牧養六畜者也有可耕之田必求可牧之地六畜有所養然後不傷稼穡故有井必有牧古井地非必盡相連屬衍沃則為井隰臯則為牧丘陵亦可牧也鄭

謂牧即井似拘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註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辨其守謂衡虞之屬職謂九職政當作征稅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註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小賓客諸侯之使臣帥帥而致於大司徒巡役小力役之事則巡行之喪役正棺

引之復土

疏小軍旅謂使臣征伐對大軍旅天子親行巡役文承小軍旅下故知小小功役之事則巡行之若大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註畿九畿

疏建邦國謂立畿外諸侯邦國諸侯有三社三稷按司馬除王畿以外仍有九畿謂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為中國外更有夷鎮蕃三服為夷狄王畿四面皆有

此九畿相去各五百里故云畿畿謂九畿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註鄭司農云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

地訟以圖正之註地訟爭疆界者圖謂邦國本圖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註治成治事之計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莊渠魏氏曰治成治之成效宰夫所聽曰成也地官則鄉師聽之小司徒據之以行攷課之法大司徒定

其功罪誅賞則請於太宰以詔王月要小司徒旨受之亦致于小宰歲會則小司徒致于大司徒大司徒致於冢宰故五官之事常與天官相通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註憲表縣之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註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

民事者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

疏鄉遂之内雖不為井田以其溝洫為貢然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故云三三相任據一井而言也○莊渠魏氏曰平章其教治優劣論正其政事得失夫屋者九等之民有勤惰貧富五畝之宅有修廢百畝之田有荒熟也及夫戶口有衆寡六畜有登耗器械有備乏皆閲計為比要國家有事則用之

○愚按司徒掌教典以擾萬民而教未有不先養者

食哉惟時為牧首務古昔然矣故大司徒之職教養均秉小司徒佐之尤詳於養蓋庠序孝弟浹於農桑飽煖之後王道之彰明較著者也後儒吳氏輩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皆小司空文悉為劄去而謂此職當有闕文夫六官之通職聯事多矣予未敢信以為然也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註聽謂平察之

疏鄉師四人二人共主三鄉故言各掌其所治鄉之教也自鄉大夫至比長各自聽斷其民恐有濫失鄉師又平察之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鄉者

其氏曰國比之法即小司徒所令九比之數頒於六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註而至至作部曲也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逆猶鉤攷也鄭司農云辟法也

疏營作之處皆有部曲分别故云部曲也司空主役作

凡邦事令作秩叙註事功力之事秩常也叙猶次也事有常次則不偪匱

疏營作之事多少有常事有次叙則民不偪迫又不

匱乏○莊渠魏氏曰秩部署其常位叙次第其功程

作之者鄉吏也鄉師令之而已古之役法實寓軍法

事有常次馭萬衆如一人焉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註鄭大夫讀蒩爲藉謂祭前藉

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𤣥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

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於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於

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

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註輂
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藩營司馬法曰
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
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
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疏引司馬法見所載任器及輓人多少○魏氏曰役
徒輂輦稍人師以至鄉師正治之而已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註治謂監督其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註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翿以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疏天子無文引諸侯以況之○或曰天子之柩六鄉

千人銜枚引之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註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涖謂臨視也

疏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天子斲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紼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為縱舍之節鄉師執斧以涖之

者恐匠師不戒其事須有用斧之處故執斧助之左氏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葬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子産遂不毀日中而葬又引禮記所謂封者按王制庶人縣封而葬喪大記亦云以鼓封以證窆塴封皆謂下棺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註田灋人徒及所當有

莊渠魏氏曰簡者豫為閱計修者豫為配當古之勇好以整又好以暇○愚按田法其春蒐主金鼓夏苗主號名及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類皆前期出之及期復教之也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註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

疏鄉師爲司徒致衆庶故還用司徒之大旗辨鄉邑者田時六鄉之衆與公邑之民皆在焉各分別爲陣也○或曰陳謂軍陣行列有前後左右各以方色旗別之所謂物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註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

疏謂鄉師各於其鄉內以木鐸警戒巡於市朝使民知之○又云田狩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月令孟春

之月命修封疆謂田之界分也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言此等政令皆有常時故引此證徵令有常者也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註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囏阨飢乏也鄭司農云賙讀為周急之周

明齋王氏曰司稼巡野觀稼賙其急而平其興司救

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王命施惠然二官所治者廣恐徒爲文具故鄉師親出而廵其所治歲時者隨事而行不拘其時囏阨兼不足與疾病二者以王命施惠代王廵行也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疏詔告也告王與冢宰廢置之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註吉服祭服也

凶服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

相補則禮行而教成

疏按喪大記士併九盤大夫乃用夷盤按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揭豆按既夕禮士朝廟用軼軸以載柩皆非庶人之禮引之者以況喪器大夫士自有祿位不在共限故知引以況義也○一州屬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於序學○一鄉屬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必在一州之内○愚按比閭族所共罰物也載師職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鄭

康成云罰之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葢謂此也射器以下皆爲國行禮得以官物爲之按酒正云凡爲公酒者亦以法式及酒材授之明此器亦出官物也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註攷教視賢能以知道藝與不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不展猶整具

莊渠魏氏曰攷教唐虞之明庶以功也察辭唐虞之詢事攷言也稽器唐虞之如五器也展事唐虞之屢

省乃成也廢置誅賞脈絡與冢宰相應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註其鄉吏州長以下

潛溪鄧氏曰德與行並言欲内外兼舉道與藝並言欲精麄一貫也攷察之為賔興本鄉先教化故先之○魏氏曰鄉大夫皆六卿所兼同受司徒之法此聖人制為通禮也在朝則冢宰重在鄉則大司徒重在軍

則大司馬重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註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

疏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山齋易氏曰近郊之民王之内地共輦之事職無虚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故七尺而征六十而舍則稍優於畿外非姑息也逺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制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羡故六尺而征六十五而舍則稍重於内地非荼毒也○朱子語録曰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

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唯挽柩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註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玄謂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疏按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衆賓不言其數葢無問多少皆來觀禮故經云無多少也○朱子語類云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猶可指名道字當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謂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謂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則知得那德行藝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屬能○浚儀王氏曰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古者致仕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常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

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疏鄉大夫雖行飲酒禮賓之于君其簡訖仍更行飲酒禮賓之于王周十二月即夏十月漢時十月飲酒禮取黨正之文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皆獨坐明其德各特疏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欲習衆庶未有殊别此乃特貢於君故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

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註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天府掌宗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禄之時

疏按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故使內史貳之

○葉氏時曰周人雖曰重農而實以士待農而不以農待農也六鄉六遂之民皆受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之賓興遂大夫三歲大比之興甿皆於鄉遂中得之耕則為井邑之農學則游州黨之序居則聯

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故教之以稼穡者所以
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向也民數穀數
之登必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農也今也賢書
能書之登亦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士也詩云
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又曰或耘
或耔黍稷嶷嶷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躋即
前日穫稲之夫髦士之烝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
井田之行不唯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其所

以為良法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註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

鄉射記惟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則否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故得詢五物○易氏曰五物德之發見於外者也射之物有五而其節有三曰和曰容見於未

射之前主皮和容見於射侯之際興舞特見於既射之後此射之序也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外體直而其容比於禮是之謂容以主鵠為主是謂主皮禮樂交作是謂和容發揚蹈厲是謂興舞○馬融論語射不主皮注云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舞○俊卿章氏曰射義曰騶虞樂官備也貍首樂會時也采蘋樂循法也采蘩樂不失職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之鄉射亦

以騶虞者鄉射之詢衆庶也亦欲官備於天子也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同其意故合樂大射擇士與祭欲嚴其事故不合樂○又按漢甘露石渠議鄉射合樂大射否何也韋玄成曰鄉人無樂故合之朝廷君臣固有樂矣時以為然○何氏曰物猶事也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歸而合其民於鄉射詢問於衆而求其人以儲養而待舉焉○愚按賈氏以為和居六德之終故曰載孝居六行之始故曰包

容即孝也三物中其事一十有八今六德唯問和六行唯問容六藝唯問射禮樂盖貢賢於王未能盡備故略舉五者問之六德其大者故問其卒六行其小者故問其先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射則男子所有事故特言之其說附會後鄭辨矣然嫌於大鑿且容何以為孝謂善為孝者必合於禮之容儀其說甚支離無根不若後儒謂五物皆指射言古之用人欲加之任使必以射觀其器能虞書所謂侯以

明之下文五者非射不能知猶後世觀身言之法也其人氣質暴戾容止傾邪必不能盡五射之美故先觀其和次觀其容主皮中而觀其巧力全也和容者容體比於禮興舞者節奏比於樂以此五者觀其人於是鄉遂之官與夫百官府之羣吏靡不有守有為可以輔成君子之治而非庸戾壞政之人矣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註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

疏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為都鄙之主或為諸侯能者德小使之還入鄉中為比長隣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貢賦田役也○伯厚王氏曰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不變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移之遂如初禮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疏云耆老則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是也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

遂學而行禮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縣鄙皆屬於遂總曰遂學○又曰古者使民興鄉之賢能還以長治其鄉士自修於家民自為鄉謀故毁譽公賢否明衆賓之席弗屬堂下之觀禮者弗坐無異辭也○貴與馬氏曰三代盛時下無詭故衒耀之習上無妬賢嫉能之風其衰也有操引士之權而蔽明者矣故仲尼有竊位之譏齊桓有內政之法及讀漢高祖武帝詔令皆以為人才遺

佚咎在公卿至立法以論其罪若後來之法嚴謬舉之罰而限其塗轍者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罰而責以薦揚者也蓋古之稱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世之於薦舉者皆巧于奔競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誠反覆於三代之盛衰迨兩漢以及後季則國家待士之厚薄與士自待之重輕槩可見矣○愚按成周貢士官人之制見于鄉大夫者曰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使民興賢使民

興能而已夏官司士辨論官材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可見三代已上之君第注意於官人之人而已此外未嘗屑屑也自漢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武帝於董仲舒意有未盡至再策三策之晉武帝於摯虞阮种亦然此豈後世之精且勤過於古帝王哉葢三代之下人品巧偽駁雜不若成周已前之易辨而人

主知人之明亦不能必得天下官人之人而獨授之以權故不能不矻矻為此也至唐之制科則全付之有司故牛僧孺輩以直言忤權倖則攷官坐其累而劉蕡所陳尤為忠憤鯁切則自宰相而下無不惴惴焉不敢為之明白則又不若漢廷遠矣

歳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註會計也致事言其歳盡文書

正歳令羣吏攷灋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

疏羣吏州長已下

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註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洪範所謂謀及庶民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註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

疏大故謂災寇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其閭胥所治處以待國之政令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註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

則不得通

疏謂有旌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也○王氏曰各守其閭者以静致動凡軍中搏賊之法皆然見動者即擒之則奸細無所容矣○朱子語類云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禄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愚按成周所以興賢官人者何其詳慎而有加也自比長閭胥已上無日不攷其德行道藝禁其奇衺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擇其賢者能者

以禮賓之獻之於王司馬復辨論官材而後詔以爵祿一士也未進而屢教之既進而屢試之何也夫側陋之夫罪人之子一朝共天位而弗以爲驟者堯舜之智然也中材之主必詳教歷試經數十人之心思耳目庶幾賢者多不肖者少貴與馬氏云熙寧閒東坡擬進士御試策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講習而知德

可勉強而能唯知人之明不可學而至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藏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茍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刃而殺人者幾希其言可謂曲而中矣而何疑於周官之法乎是故周公之制大抵為後世中才之主設也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

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註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䟽讀法者謂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也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註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

䟽歲時祭祀謂春秋二時春祭社以祈膏雨秋祭社

以報功○又云知序州黨之學者按下黨正亦云飲酒於序故知州黨學皆名為序若鄉則上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以禮會民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鄉射禮注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疏云射於序鄉飲酒在庠以其序無室庠有室○何氏曰教治政令之法即所謂三物八刑之屬受於鄉大夫者也讀法者

讀此而已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註大祭祀謂州社稷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

按社祭上文已見王氏謂州大祭祀山川古蹟之在州境者存以備攷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註致之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師帥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註雖以正
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註廢興所廢
退所興進也
鄭氏曰鄉大夫各攷其屬也官各攷其屬而天下治
矣○何氏曰不曰誅賞者鄉大夫之教民興賢能廢
愚不肖而已至於誅賞則大司徒與王之事也○愚
按大司徒之職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

焉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小司徒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則所謂讀教法者即此十二教與三物之謂也乃晦菴以為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顧未之思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註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

疏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逺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則一歲七讀法族師則十四讀法矣

春秋祭禜亦如之註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

愚按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旁配以五人帝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蓋指建巳之雩則

黨正之春祭禜是也秋三月中旱暵亦修雩禮以求雨則稻人所謂共其雩斂司巫若國大旱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之謂而黨正秋祭禜是也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註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

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旅不入是也齒於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僎

記鄉飲酒疏云按鄭目録云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

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為主人州則一年再飲春秋習射從而飲之黨則一年一飲歲十二月因大蜡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既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士大夫來觀禮者皆為樂賢行禮而至也○朱子語録曰問黨正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

三命不齒若據如此雖說鄉黨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齒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自别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葉氏時曰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年之貴乎天下久矣雖曰三命不齒若夫族有七十者則其年爲尊三命者亦不敢先之則依然貴親尚齒矣以此周人親親貴貴尚爵尚齒葢並行而不相悖也○浚儀王氏曰

鄉大夫飲酒是尚德也黨正飲酒是尚齒也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註其黨之民

疏民者冥也非教不可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註亦於軍因為旅帥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疏其吏族師已下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註書記之
以歲時涖校比註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
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
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
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
其孝弟睦婣有學者註月吉每月朔日也
春秋祭酺亦如之註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也故書酺

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禜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

疏漢時有蝝螟之酺神有人鬼之步○按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為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為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按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

醵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為醵旅酬相酌似之也即引明堂禮乃命國醵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醵法醵即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爾○王氏曰古禮民不得羣飲故漢文賜民大酺五日此言春秋祭酺蓋亦祭社畢而民得相與飲酒因以書其行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疏帥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夫家即男女有夫有

婦乃成家六口為中七口已上為衆五口已下為寡

○明齋王氏曰邦比之法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黨

正而上據族師而行故於此詳言比法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

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

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疏十家為聯十人為聯是在軍法耳○又云按趙商

問族師之義隣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内尚寛書禮是

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勑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寛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責與馬氏曰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輯睦之君子秦之時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為暴戾刻核之小人○明齋王氏曰民居家則有比法行役則有

伍法然使無什法則比自比而伍自伍矣復使其十家十人為聯庶乎合同而不離絶也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註亦於軍因為卒長○歲終則會政致事

王氏曰致於黨正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

灋書其敬敏任恤者註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社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

疏族師已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於民尤近但聚衆庶既比即讀法而所書徳行之士以備賓興者兼記敬敏雖小善而不遺也○又云上文師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此文不言田故知役是田役也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註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兕角為之撻扑也

疏云掌其比者人衆則有校比之法閭胥皆掌之云觵撻罰之事者凡失禮者輕則以觵酒罰之重者以楚撻之尚書云扑作教刑孔云扑榎楚故知此撻亦扑也○浚儀王氏曰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疏周禮百里之内二十五家為閭

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常受教於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

周禮六鄉之内比閭族黨州鄉六遂之内隣里酇鄙縣遂舉黨遂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陳氏禮書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攷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悌

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攷之與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攷之在州長與之者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攷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版春合舞秋

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比年攷校之法也學之攷校如此鄉之攷察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趨上之所造也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註衺猶惡也

疏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也相和親者按尚

書云爾室不睦爾唯和哉五家之内有不和親者則比長使之相和親也

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註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

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註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

鄭氏曰漢法民願徙寛大地者聽是也

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内之註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辟之也圜土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於出之

疏此總結上二經故鄭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則圜土内之也○梁氏曰比長職之至卑者也而一鄉之治必始於此故聖人慎焉○莊渠魏氏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柢是故民制起於比閭鄉里田制起於井邑丘甸兵制起於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制起於鄉舉

里選茍治無根柢而求天下太平是累九層之臺而弗為基也可乎○又曰鄉舉里選之法閭胥選於五比二十五家小善亦取故書敬敏任恤者族師選於百家累善乃取故書孝弟睦婣有學者質美未學者弗與矣黨正選於五百家善有大焉而後取故書德行道藝者其學皆已成才於是州長攷之以蜀其實鄉大夫賓興之而拔其尤其法可謂備矣漢舉孝廉茂才尚存古制得人亦多魏晉而降州郡各置九

品中正以別人才漢制亦漸廢矣後世科舉之法自隋煬始殿試之法自武曌始可勝嘆哉○愚按秦法令民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及舍人無驗者罪之以為三代後慘刻少恩之祖比長有辠奇衺相及無節者內之圜土不類是耶噫王者之所以異於霸者此心耳其政未嘗逕庭也一弧矢蹶以殺人堯舜以生人明道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信夫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註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

疏王有三社三稷之壇壇外有壝不言壇舉外以見内也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有封又樹木為阻固按孝經緯社五土總神稷原隰之神五土之一耳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徧敬稷為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註封國建諸侯立其

國之封

疏按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註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黄取王者覆四方是立社稷之法也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疏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亦如之者亦如上諸

侯有四疆也

令社稷之職註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惟為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按郊特牲註云單盡也為祭社之事則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焉蓋每家一人也為祭社而田獵則國人皆行無留家者祭社必有粢盛則使丘乘供之四邑為丘四丘為乘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註飯謂刷治潔清之也鄭司農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玄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水槀給殺時洗薦牲也絼字當以豸為聲

疏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椵故舉以況也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註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

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註大盟會同之盟

明齋王氏曰按封人主封土而兼牲事人君能得人和保其社稷然後鬼神長享其祭故以主社稷封土之人而贊牲事言孝在於能守土而物次之周公垂教後王之意至深切矣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註音聲五聲合和者

疏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則五聲須鼓乃和故鄭云五聲合和者鄭不解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聲相將之物故不重云音也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註教為鼓教鼙鼓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所用之事

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註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路鼓

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大鼓謂之鼖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

鐘

疏此唯兩面而已稱大者不對路鼓已上以其長八尺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為大耳○凡作樂則先擊鐘故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擊鐘後即擊鼓故云晉鼓金奏按磬師云擊編鐘然則編鐘磬師擊之不編鐘鐘師擊之行謂金奏晉鼓皆和之鄭言編鐘但據

磬師言耳○長樂陳氏曰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天神之樂六變而雷鼓雷鼗六面地祇之樂八變而靈鼓靈鼗八面人鬼之樂九變而路鼓路鼗四面者金之為物能化不能變鬼亦如之金非土不生以土之五加金之四此其樂所以九變歟鄭司農謂雷鼓雷鼗六面則是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非也古之人辨其聲用鼓人救日月以雷鼓則詔王鼓以救日月亦天事故也㝠氏攻猛獸以靈鼓敺之

以攻猛獸亦地事故也司馬振旅王執路鼓大僕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以田獵達窮與遽令亦人事故也其所以不同者特不用鼖耳賜伯子男樂則以鼖將之者特不用鼓耳凡此三鼓皆設宮縣之四隅而擊之以節樂以鼓無當於五聲弗得不和故也○馬氏曰雷鼓以馬草乾為馬故也靈鼓以牛草坤為牛故也○濳溪鄧氏曰此六鼓之聲用王氏謂八面六面制造攻擊難施用豈雷鼓法天靈

鼓法地而名鼖路大也王用器皆名路鼖從賁氣盛

意鼓軍事以氣盛為壯也○莊渠魏氏曰鼓大而短

則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鼖之為

言大也因以肅軍令鼛之為言緩也以役勞民而節

其力詩云鼛鼓弗勝噫可以見古者君民之情矣晉

之為言進也將戰先作金奏次擊鼓以作其進故其

聲比鼖尤疾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註

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鐲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疏錞于之名出於漢之大予樂官○馬氏曰國語曰戰以錞于儆其民也又黄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錞于振鐸則錞之和鼓以節聲樂和軍旅其來尚矣○馬氏曰詩云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

汰輈而著於丁寧說文曰鐲鉦也韋昭曰丁寧鉦也葢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鐲自其儆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其實一也○說文曰鐃小鉦也○施令時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鐸軍將巳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潛溪鄧氏曰此四金之聲用○陳氏樂書曰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三而三之其數六曰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之數也金陰也

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必掌以鼓人者鼓為樂之君故也葢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未有能偏廢者也故錞之聲淳鐲之聲濁鐃之聲高鐸之聲明淳則陰與陽和故可以和鼓倡而和之故也濁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行而節之故也高則陰勝於陽而可以止鼓退而止之故也明則陰與陽通而可以通鼓作而通之故也在易之艮位之終止也位之終

止則窮故以漸進繼焉既濟治之終止也治之終止則亂故以未濟終焉亦六鼓終於通鼓之意也大司馬言鐲鐃則鳴之而已鐸則或振或摝其用則先鐲而後鐃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序大司馬言用之序故也然大司馬不言鐏者以大司馬方習戰陳之事非倡和之時故也釋名金鼓校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吕氏春秋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孫子曰夫金鼓所以一

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一衆之法也由是觀之金鼓之用於軍旅則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況用之以節聲樂者乎後世以角代金非古制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註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爲之有柄皆舞者所執

疏上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帗舞二

事按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此小神等
若能捍蔽義近山川者舞以兵能發育義近社稷者
舞以帗所以形容其功德
凡軍旅夜鼓鼜註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
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
疏鼜者聲同憂戚之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晨戒預使嚴
備侵早當行發昫者晨昫之時當發
軍動則鼓其衆註動且行

疏上註云五通發昫今别言軍動則據臨陣時也曹

劇曰一鼓作氣

田役亦如之

疏田獵合圍之時必擊鼓象對敵大司馬職云鼓遂

圍禁是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註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

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

大喪則詔大僕鼓註始崩及窆時也

陳氏樂書曰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而周官鼓人晉鼓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鍾師以鼓奏九夏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朄縣鼓則縣鼓周人所造之器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為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倡始之鼓歟葢宮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之東西李照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

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依月均而孜聲之於義或然議者非之踈矣且三代所尚之色夏后以黑商人以白周人以赤則鼓之色稱之亦可知矣○明齋王氏曰大司樂一官專教樂舞之事矣而鼓舞又屬之地官者大司樂所教乃國之子弟其樂舞為大司徒掌邦教則國中鄉遂之民於軍旅田役祭祀喪紀之用樂者其事尤多故

復有鼓人舞師以教之與春官聯事而各司也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螽鼓舞聖人所以動民而興起教化之至神者司徒特為之設官有以哉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註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

凡野舞則皆教之註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

淇氏曰教之以備鄉遂州黨祭祀之舞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註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

疏掞鼓人職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又按司服云羣小祀則玄冕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而此云不興舞者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等則有舞若宫中七祀等則無舞此文是也○或曰小祭祀不興舞無功德可形容也○何氏曰兵

舞用於山川有捍衛之義帗舞用於社稷有帗除之義羽舞用於四方有翼蔽之義皇舞用於旱暵有陰陽相濟之義○明齋王氏曰按山川社稷四方旱暵四者之祭切於民事故四者之舞為民間通用舞師所教止此而已若大司樂所教國子之舞六有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郊廟之舞漢法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古之遺法舞師所教郊野之民無與於此故不及六樂又樂師所教國子小舞亦六此

四舞之外有旄舞人舞旄舞者四夷之舞人舞者東方韎樂皆大祀大享用以備守宙之和者亦非野人之事故舞師所教不及於旄舞人舞也○愚按聖人之教萬民因材而篤而已鄉遂之吏以司徒三物各教其所治民無愧於德行道藝者既興而賓之於王而民不能皆造於大成之域也明矣是故族師而下僅書其孝弟睦婣敬敏任恤者不必德行道藝之皆備也鼓舞二職專使侗愚之徒閒習聲容以從事於

州黨郷以融其戾而導之和而已矣葢聖人於郷遂之民惟恐不留其樸而不樂急開其智其詳於孝弟睦婣而略於鼓舞未必無意也乃後人以大司樂已下諸官皆關教典而欲盡屬地官其窺聖人設教之意似深而實淺矣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註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鷄鄭司農云牷純也玄謂牷體完具

疏按膳夫供六牲鄭注始養曰畜將用之曰牲尚書

云犧牷對犧不得為純色故後鄭不從司農也○愚按純色曰犧牷亦為毛純無雜之稱下文云必用牷物是也牷從全體無傷毛無雜均有全義皆得稱也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註騂牲色赤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為幽黑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疏按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兆於南郊

就陽位也牲用騂檀弓云殷尚白周當赤是祭宗廟時赤也據此而言則祭天于南郊及宗廟用騂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孝經鉤命決云祭地於北郊就陰位是知祭地於北郊及社稷為陰祀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祀待先鄭釋訖隨後破之故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註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

疏必用牷物對上文而言雖不必隨方之色要於一牲須色純體完而後用之也○王氏曰時祀若祀五帝之各以其時四時迎氣及五祀之祭也其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

凡外祭毁事用尨可也註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杜子春云尨謂雜色不純毁謂副辜候禳毁除殃咎之屬

疏按大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按校人云凡將

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黄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然則校人用黄駒者從地色黄亦據尨中有黄色者用之不必純爾○潛溪鄧氏曰外祭其事遽毀祭其事畧也

凡祭祀共其犠牲以授充人繫之註犠牲羽毛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鷄自斷其尾曰鷄憚其爲犠

鄧氏曰犠牲牲之中犠者殊養之若帝牛在滌三月

是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註謂非時而祭祀者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註公猶官也

疏政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註鄭司農云

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于鬼神祈求福之牛也

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

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

為職職謂之杙可以繫牛職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疏今日正祭於廟明日繹祭在門外之西室郊特牲云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歟是名繹祭為求也按牧人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則不繫此經云授職人芻之明非禱祈非時祭者及前祭一日之牛亦無據故後鄭俱不從也○或曰職人猶言有司指牧人充人監門者而言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註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膳所以問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大牢

疏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五積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四積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三積○謂賓客未去之間致禮也○或曰積生饋之膳熟而進之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註羞進也所進賓之膳

疏饗者烹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烹大牢以

食食禮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但無獻酬皆於廟

速賓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殽俎故有牛也

軍事共其犒牛註鄭司農云犒師之牛

喪事共其奠牛註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

疏喪中自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於神前故

謂之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

大也惟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

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註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猶用也

疏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亦謂之兵車故云兵車之牛公任器謂在軍所須之器物皆是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註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

互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疏詩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註

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

節氣成

疏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牷則總養天地宗廟之牲下

別言祀五帝則畧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

四望社稷等外神皆繫之也防禽獸觸齧者按春秋

有如牛之口傷鼷鼠食其角所謂觸齧也○山堂章氏曰咬子曰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養牲之宫名也凡養牲必以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上稷牛以代之而别以他牛代稷牛可也

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註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

展牲則告牷註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

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

疏若今夕牲也者此舉漢法以況之又引特牲禮者

按彼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舉獸尾者士用

兎腊言獸尾正謂兎也天子禮亡以士況故云近之

碩牲則贊註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

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或曰奉牲之時充人為之贊助以歆神與封人歌舞

牲同意○明齋王氏曰按周禮於六牲有所以養之

者初時畜之也有所以共之者將用而以其牲入陳也有所以奉之者既殺而薦之也蓋養者善於知物性而得其飲啄居處孳字之宜者也共者稍知禮儀者也奉者則大人君子而以交於神明大賔客者也小不可以侵大夫不可以司小畜收一事曲盡其道如此

周禮註疏刪翼卷八